

试论英国文学教学中对“人”的研究

李慧荣

(内蒙古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10)

摘要:英国文学系列课程是高等学校英语专业的必修课程。然而,在越来越追求现实原则的时代,文学教学进入极为困窘的境地:学生看不到文学之用,因此,无法把兴趣和精力投放于此;教师教不出新奇和深义,因此,无力将文学带领至广阔的坦途。文学教学的研究对象看似是一篇篇一部部由文字堆砌而成的没有温度的作品,实则文学的教学一刻都没有离开过对人的研究:创作作品之人,作品中之人,阅读作品之人。“人”成为文学文本的前因后果,因此,对“人”的研究应成为文学教学不可或缺的关键点。

关键词:文学教学;作者;人物;读者;“人”的研究

An Approach to“ Man ”in English Literature Teaching

Li Huirong

(Department of English,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Hohhot, Inner Mongolia, 010010)

Abstract: English literature is a compulsory course for English majors in universities. However, literature teaching has entered into an embarrassing situation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pragmatic principles: the students cannot touch the function of literature, so they will not devote themselves to it; while the teachers cannot find novelty in it, thus they are unable to lead literature teaching to a broad road. The object of literature teaching seems to be the cold works, however, it never leaves the study of Man: the Man who creates the work, the Man in the work, and the Man who reads the work. “Man” has become the cause and effect of literary text, therefore, the study of “Man” should be an indispensable point of literature teaching.

Key words: literature teaching; the author; the character; the reader; the study of “Man”

不少学生认为文学课是一门“无用之课”,面对对文学认知的局限,笔者在课堂教学的情境中,与学生就文本展开触及他们内心的思考和讨论,把对作品、作者、人物的研究最终落实到自我的探究之上,引导学生从作品中读出作者,读出人物,最终读出自己。在潜移默化中学生领悟到文学之用不在其中,而在其外,更在其上。

一、走进作者

20世纪六十年代,罗兰·巴特以一篇名为“作者之死”的文章轰动文学理论界,如同尼采的“上帝死了”一样惊世骇俗。然而,这篇文章的内涵远远超过其题目所呈现的直观解读。作者与文本的关联无法割裂,世界各国的文学精彩纷呈,其存在从来没有特定的理由,但创作作品之人却有其各自的理由:作者用文字诠释自己对世界的理解和想象,抑或真实,抑或虚构,以此来表达自己深邃的内心世界。因此,对作者的创作环境、创作心理和创作动机的探究依然是文学教学者和文学学习者迈入文本研究的第一步。

关于文学创造众说纷纭。柏拉图是“灵感说”的主要代表者,“诗人是神的代言人,靠灵感传达缪斯的声音,缪斯是真正的作者”^①;弗洛伊德主张“欲望升华说”,荣格提出“原型说”,还有“社会动机说”等等,这些说法同时指向“作者为什么写作”这个问题。在本科生文学教学的课堂,有限的课时使得教师和学生无法对每一位作者的写作意图进行深入探究,然而,了解作者的生活背景、历史背景、社会背景无疑是进入更深层研究的必经环节。在英国文学的课堂,笔者将“走进作者”的资料搜集整理工作交给学生,学生根据各自的理解,将纷繁复杂的资料进行分类归纳,在课堂上和师生共享。通过生动多样的多媒体资源,融入文字、声音、图片及视频,我们得以和作者“面对面”。跟随着拜伦在地中海的航行路线,我们看到了《哈尔德·哈罗德游记》;循着莎士比亚在剧场的足迹,

我们见到了《哈姆雷特》和《亨利六世》;通过观看《成为简·奥斯汀》的演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了为何奥斯汀的六部作品均以爱情婚姻为主线……文学学习的主动性和趣味性在一次次课堂分享中得到充足的提升,毋庸置疑这是“走进作者”这一课堂环节的功劳。

虽然巴特反对“作者中心说”,但就文学教学而言,作者是灵动鲜活的存在,如同文学史教材的编写无一例外地以历史顺序为纲,以作者介绍为网。脱离了时代背景的作者研究如同空中楼阁,脱离了作者的文本分析同样不切实际。对于作者的学习,掌握其所处的社会背景,人生阅历等只是对“人”的研究的第一步,教师作为学生的启发者,继而引领学生展开对“作者的经历如何影响其创作?”,“作者在创作作品时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如何理解作者与隐含作者?”等一系列衍生问题展开思考。“后现代语境中的作者之死是二十世纪文论重形式、重阐释、轻内容、轻意义的发展趋势使然。在传统文学观念被相继颠覆之后,在作者中心论相继被文本中心论、读者中心及各种后理论乃至泛文化研究取代后,新文学理论的构建还是要从文学和作家的基本命题开始”^②可见,“走进作者”是文学学习和文学研究的敲门砖。

二、认识人物

“走进作者”可谓迈入了文学文本学习的门槛,那么,诠释人物则可谓登堂入室了。中山大学原校长和副校长在一次对话中提到“人文学科的存在是因为人性的需求”。大而言之,文学的存在亦是如此,小而言之,文本中塑造的形形色色的人物的存在更是如此。

历史悠久的英国文学史中戏剧和小说无疑都是璀璨的明珠,其中所塑造的经典人物形象如数家珍:哈姆雷特、夏洛克、鲍西亚、鲁滨逊、奥利弗、简爱……无数个文学人物形象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都给与不同读者不一样的启迪和感悟。而今在文学课堂,需要带

领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学生透彻剖析英国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实属不易。以对鲁滨逊的研究为例。其人其事在笛福的笔下被注入无穷的活力：有勇有谋，乐观创新，勤奋自立，人物性格跃然眼前，人物精神鼓舞人心。如若只理解到这一层面，鲁滨逊的人物形象并不饱满圆润，教师对学生的引导也还需继续深入。他营救星期五到底体现出什么？他们之间的关系如何解读？他的占有欲和操控欲又表明什么？他和殖民者有哪些异同与相似之处？为何他影射着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状态？如果你是鲁滨逊，你会如何面对？……可见，对文本人物的思考没有止境，现在的、未来的研究结论是对过去的研究成果的延续补充抑或颠覆翻转。作者的生命早已远去，然而，其创造的人物生命和价值却不朽于文学研究领域，被学生们解读者，被学者们评论着。

文学文本中的人物存在真实人物和虚构人物之别，也有扁平人物和圆形人物之分，然而，无论如何区分，“体悟人性的丰富和复杂性，对异质文化给与人文关怀，探讨共同的诗心和文心”^③都应是文学学习者不变的初心。我们的思维中流淌着中国的文化归属和认知，在剖析英国文学人物形象时，不得不说的是一件妙趣横生的事情，但是人性是相通的，“只有认识了他人，才能更好地认识自己”^④引领学生从作品中读出作者，读出人物，进而读出自己是笔者在英国文学教学过程中一直秉承的思路。

三、启智读者

在英国文学的课堂上，教师和学生既是文学内容的学习者，也是文学文本的读者，并且，在学习的过程中会逐渐从普通读者转变为专业读者。那么，读者之于文学作品，到底承载怎样的作用？占据怎样的地位呢？

众所周知，“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样的不同取决于读者的身份、年龄、性别、国别、社会背景、文化内涵等诸多因素的不同。原本在莎士比亚的笔下，只有一个用文字勾勒出的哈姆雷特，具体却又抽象，真实却又虚幻。然而，对同样文字的不同阐释造就了不同读者眼中各具特色的哈姆雷特。“哈学”的产生不是因为观点足够统一，而是因为观点足够纷繁，就连对实实在在存在过的作者本人的追本溯源至今都有不同的声音，更何况是对用文字符号描绘出的哈姆雷特。在课堂讨论中，同学们各抒己见：有人为哈姆雷特的延宕惋惜，有人却认为延宕恰恰是其人文主义思想的外化呈现；有人认为复仇是导致所有活着的人痛苦并一一丧命的盲目行为，有人则认为复仇是让邪恶浮出水面的唯一途径；有人痛斥王后乱伦堕落，也有人表明这是当时女性生存危机和无奈苟活的现状……林林总总的解读无不彰显着读者维度的广阔和深邃。笔者以为作者的创作水平和创作意图固然重要，但比起作者因何创作，读者如何理解才更重要。没有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参与，文学作品无法产生审美效果，其长久的文学价值和地位也无从实现。《哈姆雷特》再惊世骇俗，如果没有读者们的青睐和阐释，也只能静静地躺在某个角落暗自伤神。所以，“20世纪中期至80年代，文学理论向读者接受的倚重赋予了读者的解读活动以空前重要的地位。从接受大角度看，读者是一个能动的构成，作品只有经过读者的阅读，才能进入一个连续变化的视野之中。”^⑤

对文学文本的阐释不但会因为读者的不同而迥异，也会因为个体读者的视域融合而发生变化。培根的《论读书》因其短小精悍、妙语连珠、启智明理赢得各个年龄段读者的青睐。同一位读者在学生时期可能会明白“书有可浅尝者，有可吞食者，少数则需咀嚼消化”，而在成年后会更深刻体悟“书并不以用处告人，用书之智不

在书中，而在书外，全凭观察得之”，甚至对同一句话的理解也会随着自己阅历和认知的变化而不同，于是，读者赋予作品的内涵在不断更新变化中。

波兰文学家罗曼·英伽登强调“在文学作品实现的过程中，读者是与作者地位相当的共同创造者”^⑥。20世纪文学批评界注重读者反应，从对文本和作者的研究，转向对读者的研究，其核心问题是确定读者在文学中的作用，而英伽登一语道破读者之于文学作品的独特意义。读者如何成为文本的共同创造者？一者以英国大文豪狄更斯的《雾都孤儿》为例。这部作品其实早在其以小说的形式出版前早已和读者见面：以连载小说的面貌定期出现在月刊《本特利杂志》上。毫无疑问，连载小说为读者提供了共同参与创作的契机，因为作家势必会在读者反馈的基础上对下一集文本进行再思考再整合甚至回炉再创造。二者文本的意义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读者。正如1938年美国批评家路易斯·罗森布拉特提出文学作品是通过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沟通实现的。没有被阅读的作品不是文学作品。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和评论家如同滚雪球一般赋予文学文本愈来愈丰厚的内涵。

英国文学的课堂，不止于带领学生走进作者，认识人物，更要启发自身，领悟作为读者的存在对文本产生的意义。

英国文学的教学目标不仅仅是提高学生的语言素养，更为急迫和重要的是引导学生突破思维的藩篱，认识更好的自己，用文心来滋养本心。文学的学习过程是一个研究人的过程，也是思维培养的过程，更是认识自己的过程。文学教学不再是简单的教与学，而是使学习文学走向研究文学，明确学习文学的过程就是研究人的过程，因为文学不是空洞的容器，而是价值观与道德观的载体。“人类如果不再需要文学，或者文学在人类生活中变得不再必要，这是文学的危机，是人的危机，而不是作者的危机。因此，作者之死不是作者的危机，而是人的主体性的危机”^⑦。由此可见，文学并非无用，实则具有无用之大用。

参考文献：

- [1] 刁克利：《作者》，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9年版，第125页。
- [2] 刁克利：《作者》，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9年版，第102页。
- [3] 查建明：《比较文学对提高外语院系学生人文素质的意义》，《中国比较文学》2005年第2期，第114-117页。
- [4] 乐黛云：《比较文学简明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 [5] 周宪：《文学理论研究导引》，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76页。
- [6] 邱运华：《文学批评方法与案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0页。
- [7] 刁克利：《作者》，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9年版，第132页。

作者简介：李慧荣（1978 - ），女，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人，硕士，内蒙古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20世纪英国文学及文学教学研究

About the author: Li Huirong (1978 -), female, born in Hohhot, master, lecturer, Department of English, Foreign Languages College, Inner Mongolian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 the 20th century English literature and literature teaching.